

名家自述丛书

座，乌镇（我的家鄉）在清朝末年是高

業大鎮，人口有十方，比縣城繁華，也比

縣城大，坐過好些封建文人，我也進過私

塾，家塾，但父親嫌那老師太冬烘，

只教母親教我，又，伊羅生說尼克松

七二年訪問北京時，我參加了宴會，這

是他弄錯了，這不是事實，晚上即煩

沈雁冰



# 我走过的道路

（上）

茅盾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K825.6  
MD/1-1

名家自述丛书

# 我走过的道路

(上)

茅盾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一九九七年·北京



作者像



1921年3月茅盾(右前)与叶圣陶(右后)、郑振铎(中坐者)、沈泽民(左一)摄于上海半淞园。



1923年摄于上海。



1935年摄于上海寓所前。



《子夜》手稿之一页(《夕阳》为《子夜》的原书名)。



1938年10月茅盾全家  
摄于九龙太子道寓所。



1945年冬在重庆枣子岚垭寓所。



1954年8月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讲话。



1956年夏在北京寓所。



1979年夏在书房。



茅盾与家人拍摄的最后一张全家福。



## 序

人到了老年，自知来日无多，回忆过去，凡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，一时都如断烂影片，呈现脑海。此时百感交集，又百无聊赖。于是便有把有生以来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者写出来的意念。

但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之非。我今年实足年龄八十四，如果十岁而知人事，则七十四年的所作所为，实多内疚。幼年禀承慈训，谨言慎行。青年时甫出学校，即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，四年后主编并改革《小说月报》，可谓一帆风顺。我是有多方面的嗜好的。在学术上也曾读经读史，读诸子百家，也曾学作诗填词。中年稍经忧患，虽有抱负，早成泡影。不得已而舞文弄墨，当年又有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<sup>①</sup>之情势，其不足观，自不待言。然而尚欲写回忆录，一因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之谨言慎行，至今未敢怠忽。二则我之一生，虽不足法，尚可为戒。此在读者自己领会，不待繁言。

所记事物，务求真实。言语对答，或偶添藻饰，但切不因

---

<sup>①</sup>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”清代文学家袁枚（1792—1841）所作七律《咏史》中的诗句，作者借以形容在文网森严的环境中的写作心态。

华失真。凡有书刊可查核者，必求得而心安。凡有友朋可咨询者，亦必虚心求教。他人之回忆可供参考者，亦多方搜求，务求无有遗珠。已发表之稿，或有误记者，承读者来信指出，将据以改正。其有两说不同者，存疑而已。

出版社今将已发表部分出单行本，嘱写序言，因草此数行以答，并将回忆录题名曰：《我走过的道路》。此道路之起点是我的幼年，其终点则为一九四八年冬我从香港到大连。

茅 盾 一九八〇年九月十七日 北京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| 1   |
| 我的家庭与亲人 .....        | 1   |
| 童年 .....             | 30  |
| 学生时代 .....           | 70  |
|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.....       | 114 |
| 我的婚姻 .....           | 154 |
| 革新《小说月报》的前后 .....    | 165 |
| 复杂而紧张的生活、学习与斗争 ..... | 189 |
| 一九二二年的文学论战 .....     | 217 |
| 文学与政治的交错 .....       | 248 |
| 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 .....   | 280 |
| 中山舰事件前后 .....        | 326 |
|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 .....       | 353 |
| 创作生涯的开始 .....        | 382 |
| 亡命生活 .....           | 401 |
| “左联”前期 .....         | 434 |
| 《子夜》写作的前前后后 .....    | 48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春蚕》、《林家铺子》及农村题材的作品 ..... | 518 |
| 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 .....         | 544 |
| 多事而活跃的岁月 .....            | 573 |
| 一九三四年的文化“围剿”和反“围剿” .....  | 626 |

# 我的家庭与亲人\*

## 故 乡

我于一八九六年七月四日即清光绪二十二年(丙申)五月二十五日亥时,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。

我的故乡向来是一个鱼米之乡,清朝光绪年间,商业、手工业都很繁荣。解放后,这里开办了丝厂、制雪茄烟厂,和许多其他小型工厂。这个镇,历史古老。据说春秋时为吴疆越界,吴驻兵于此以防越,故名“乌戍”。这大约是公元前五〇五至四九六年的事。何以称为“乌”,传说不一,比较可靠的是越国诸子分封于此,有号“乌余氏”者,故称“乌”,后世因之。地当水陆要冲,自秦、汉以来,历朝皆驻兵于此以防盗匪。唐朝咸通年间始正式称为镇。明朝则驻兵乌镇防倭。

早在六朝以后,以横贯市区的车溪(俗称市河)为界,分为二镇,河西为乌镇,河东为青镇。清朝顺治二年以乌镇属湖州府乌程县,青镇属嘉兴府桐乡县,设乌青镇同知一员,青镇另

---

\* 本章最初连载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至二十九日香港《新晚报·人物志》,原题为《我的家庭与亲人》(上),后删去“(上)”字,编入《我走过的道路》(上)。

设巡简一员。同知即副知府(俗称二府),兼管军政与民政,同知衙门有东西辕门,大堂上对联是“屏藩两浙,控制三吴”,宛然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气派。虽然早已分为两镇,但外地人仍统称为乌镇,青镇人亦自称为乌镇人,只在填写履历时用青镇。

太平天国曾驻军乌镇,后来清兵收复乌镇时,两军相持,互相攻守,加以清兵焚掠,乌镇市廛大半被毁,青镇也受严重破坏。到光绪年间,青镇已恢复十之七八,乌镇却只恢复十之三四。市中心(商业区)在河东(青镇),隔河则一片荒凉,只有零星孤立的民房,并无商店。

清朝乾、嘉时代,乌青两镇最为繁盛。市街店肆售同样物品者集于一处,市街即以是分类得名,例如衣帽街、柴米街之类。此在当时,只有省会或大的府城,才有此规模。当时乌镇有酒楼及娼妓专区,名甘泉巷。太平天国军与清兵攻战后,就再也恢复不了旧时面目。然而就其区域之广,人口之多,商业和手工业繁荣之程度而言,仍然非一般县城所能及。这是因为乌青镇处水陆要冲,为两省(江苏、浙江),三府(湖州、嘉兴、苏州),七县(乌程、归安、崇德、桐乡、秀水、吴江、震泽)交界之地,以上七县都是清末民初的建置,解放后有变动。水道交通,到嘉兴四十五里,到湖州百里,到杭州一百二十里,到苏州亦一百二、三十里,商贾往来,必经此路。民国以后,杭州、上海、嘉兴有铁路联系,形势有变,乌青镇商业、手工业,也就不及从前那样繁荣了。

乌青镇也有所谓“八景”。值得一提的,是梁昭明太子为

他的母亲祈福而在乌青镇建造宝塔二座，俗称东塔、西塔。东塔正式名称是寿圣寺塔，寺已不存，塔在光绪年间仍在，后来里人卢学溥（鉴泉）又集资重修。梁昭明太子还在当时西塔附属的寺中读书。这个寺，清朝光绪年间也还存在（当然是屡经修葺，不一定是本来面目了）。

乌青镇之有志，始自宋末隐士沈东皋。明朝嘉靖间陈观就沈志增订，万历年李乐重修。清朝乾隆间乌青镇同知董世宁续修，成书十二卷。民国二十五年里人卢学溥（鉴泉）就董志续修，析旧志十二卷并新增教育、工商等七门，共为四十三卷。卢志附乌青镇市街图、乌镇乡区图、青镇乡区图、乌青镇附近形势图，皆西法测绘制图，在地方志中，当时为创举。

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即在青镇度过。

## 我的外祖父、外祖母

我的外祖父姓陈，名我如，是江浙一带有名的中医。据说陈家世代为医，外祖父的堂弟渭卿，也是有名的中医。陈家本来是河南开封一带的人，宋高宗南渡建都临安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，中州人不愿受金国奴役的，纷纷南下，陈家是其中之一。记得外祖父家有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自南渡以来，岐黄传世”，下联忘记了，据此，陈家在南渡以前就是以医传家的。

外祖父性格严肃、鲠直，为人治病很认真。太平军和清兵争夺乌镇时，外祖父家也毁了。事定后，外祖父在被毁的旧墟上，盖了几间简陋的平房，仍然行医。此时外祖父大约三十

岁。几年的省吃俭用，渐渐有点积蓄，名声也大了，来学医的青年也一年比一年多了。但外祖父收门生，十分严格，一必须是秀才，二必须人品端正，忠厚虚心。据说，他收门生还有一个试验期，期中如他认为来学者性情浮躁，花言巧语，遇事伪饰，他就不收这人为门生。因此，在他晚年，名声最大的时候，门下弟子不过四、五人。

外祖父虽然行医，但封建士大夫要求“正途出身”（指经过科举而进仕途）的愿望仍然强烈。五十岁以前，每逢乡试，必然去考。平时也用功闾墨。五十以后，方断“正途出身”的念头，把从前下过心血练习应考的闾墨范本以及自己作的八股文稿，统统付之一炬，而且对当时的几个门生说：“如果我早断此念，潜心医学，至少也少害死几个人！”名医肯对自己的门生说这样的话的，大概很少。

外祖父自奉俭朴，一点嗜好也没有，教门生很认真。晚年名声大，富户、缙绅之家，远及湖、嘉、杭、苏四府，重金求治病者甚多，但外祖父以每日诊治五、六人为限。理由是精力有限，不敢贪多，贻祸病家。

我的外祖母姓钱，也是乌镇人。钱家经商，太平军占领乌镇前开设丝行。但在外祖母出嫁时，家道中落，丝行早收歇了。

外祖母是续弦。外祖父的前妻生过一个男孩子，不幸早夭。外祖母出嫁时二十来岁，比外祖父年轻十岁。当她第一次怀孕时，外祖父已经重建旧居，临街是楼房，后边是厅房，再后为厨房及下房。当时，外祖父和外祖母多么希望生个男孩



子呀！果然，生了个男孩。但是，不幸，三、四岁时，这个男孩一病而死了。这对于外祖母是一个太沉重的打击。从此患了失心症（或称脑病），终日呆坐，如木偶人。这样一、二年，方才恢复常态。又年余，外祖母第二次怀孕了。怀孕期间，外祖母神经就有点不正常。她恐怕生下来的是个女孩。当又生了个男孩时，外祖母自然十分高兴。因为从前两个孩子都早夭，外祖父对于这个孩子特别留心。他不叫外祖母再管家务了，使其专心抚养婴儿。不料这孩子不满周岁，常常生病。拖了年把时光，又死了。（据我母亲说，两个孩子大概都为当时乌镇的小儿科庸医所杀。外祖父古板，为的自己不是小儿科，孩子有病，一定要请小儿科医生诊治。）

第二个孩子的死，外祖母精神上的刺激比上次还大些。她的脑病又发了。但这次却和上次相反，精神异常亢奋。她终日忙碌，自己烧了菜肴，送给邻居。外祖父先尚不以为意，后来见她天天如此，便劝阻她，她就背着外祖父干。邻居们背后说她是“疯子”，以为笑乐，当面却奉承她，说她怜惜穷人，积德必有后报。他们还乘机向外祖母借钱，外祖母总设法满足他们。外祖父是知道这些情况的，他劝过外祖母：“你是真心照顾人家，人家却在背后骂你疯子，你何苦来呀！”可是外祖母却答道：“这些我都知道。我也是借此消遣，他们当面奉承我的时候，我脸上装着笑，心里很看不起他们，我也在耍猴子呢！”外祖父倒笑了，也就随着外祖母爱怎么就怎么。外祖父料想这个脑病，多则二年，少则年半，是会自行痊愈的。果然，两年后，外祖母精神正常了，有些无赖的邻人还不识相，仍想来讨